

第四章 員林福佬客的語言

「我本客屬人，鄉語逕自忘，戚然傷抱懷，數典愧祖宗。」

—賴和

第一節 客語的類型與變遷

早期員林一帶多屬於客語區¹。時至今日，員林福佬客的語言受到福佬話影響極深，目前僅殘留少數詞彙，例如：地名²與親屬稱謂。據林衡道於〈員林附近的福佬客村落〉一文中稱：三十年前(該文發表於1963年，依此推估為1933年左右)大饒里上有善操客家方言的老人。至近年客家方言始見失傳³，其語言已經完全福佬化了⁴。詔安籍的黃、游二姓在日本時代仍有諳客語者。⁵根據筆者的田野調查，推估最遲至日本時代末期，員林福佬客的語言已經完成語言轉換(language shift)了。

根據羅肇錦對台灣客家人的客語類型分類，以梅縣話(四縣話)和海陸區(海陸話)為主，居民大多分布在台北到彰化之間及屏東六堆、高雄美濃一帶。其中桃園的中壢、平鎮、龍潭等地以說四縣話為主，而觀音、新屋、楊梅則以說海陸為主。新竹縣的竹東、橫山、關西、新埔、湖口、寶山、芎林等地以海陸話為主。苗栗縣則通行四縣話，為台灣客語的大本營，也是梅縣區(四縣話)的中心。饒平話只有新竹及台中東勢有部分人使用。高雄美濃、屏東六堆一帶也以說四縣話為主。⁶依腔調可分為：上四縣、下四縣、海豐、陸豐、饒平、詔安等多種；以上下四縣人口較聚集，語音一致性高，海豐、陸豐次之，饒平、詔安音差別較大。且饒平、詔安接近潮州、漳州的平地閩南語區，在大陸被稱為「半山客」，在台灣被稱為「朽客仔」。⁷

¹羅肇錦認為：早期大村以南，員林、永靖、埔心、社頭、北斗、溪州、竹塘等鄉鎮原為客家區，如今都淪為福佬客，只有部分老一輩的人，懂一些客家話而已。見羅肇錦，《台灣的客家話》，台北：臺原出版社，1990，頁76。

²例如：一、惠來厝，即潮州惠來縣原鄉名。二下豹(壩)厝，下豹原作下壩，「壩」為客家地名常用字，為河埔之意。三、大饒，取大埔、饒平之首字。四、大埔厝：潮州大埔縣原鄉名。

³筆者實際田野經驗中，問及客語失落的年代，報導人普遍表示約在三代之前。

⁴林衡道，〈員林附近的「福佬客」村落〉，《台灣文獻》第十四卷第一期，1963，頁154。

⁵根據戴炎輝於1950年代在大村鄉的調查報告，其中載：「據賴慶先生的指教，近鄉的波心，埤下；梧鳳，二重溝均為客庄(客家鄉)，且多為黃姓。本鄉的大崙里原前也是客庄，黃、游姓就是客屬。他說：我幼時常常聽見了大崙的老人們講客家話。現在已受閩南籍的同化，語言、風俗完全是一樣的。」詳見戴炎輝，〈台中縣大村鄉調查報告〉，《台灣文化》，1950，頁43-44。又註：大村鄉緊鄰員林鎮，員林鎮內游、黃二姓多源自大村鄉。

⁶見羅肇錦，《台灣的客家話》，台北：臺原出版社，1990，頁74-76。

⁷羅肇錦，《台灣客家族群史—語言篇》，南投：台灣省文獻會，2000年，頁93。

【表 36】 台灣客語類型與分布

梅縣話(四縣話)	桃園的中壢、平鎮、龍潭等地。 高雄美濃、屏東六堆一帶
海陸話	桃園的觀音、新屋、楊梅。 新竹縣的竹東、橫山、關西、新埔、湖口、寶山、芎林等地。
饒平話	新竹，苗栗卓蘭，台中東勢、石岡、新社

【表 37】 台灣客語類型

台灣客語類型	上四縣
	下四縣
	海豐
	陸豐
	饒平
	詔安

【表 38】 福佬客類型

閩西客	永定、上杭、武平、長汀
漳州客	南靖、平和、詔安、雲霄、漳浦
饒平客	饒平、大埔、豐順、揭陽

台灣早期由中國大陸來的中國移民，大部分來自福建，一部分來自廣東，極少部分來自其他各省。來自福建者，以泉州(今晉江、南安、惠安、安溪、同安五縣)、漳州(今龍溪、漳浦、南靖、長泰、平和、詔安、海澄七縣)二府佔絕對多數，汀州、福州、永春、龍巖、興化各州府只佔其中一小部分。來自廣東者，以嘉應州為眾，惠州、潮州次之。

康熙年間來台的客家人以來自汀州府的閩西客(包括永定、上杭、武平、長汀、寧化)；以及來自漳州府的漳州客(包括南靖、平和、詔安、雲霄、漳浦)，及來自潮州府的饒平客(包括饒平、大埔、豐順、揭陽)為主，時至今日，幾乎不會講客家話，成為福佬客。漳州的客家人佔漳州來台人數逾半，然而因為漳州、泉

州以閩南話爲主，而漳州客所講的語言屬閩西系統，與梅州、海陸的客家話不能互通，因此被誤以爲閩西所講的客家話是閩南話的一支，而漳州客也無「客語自覺」，於焉日漸同化。⁸員林的閩西客極少，只有祖籍福建汀州府的江姓江涵和派下，於康熙末年入墾員林。由於宗族勢力較弱，與饒平客語、漳州客語差異過大，因此語言的失落甚速。⁹

清康熙、雍正、乾隆年間從漳州府來臺的客家人，以南靖、平和、詔安爲主，漳浦、雲霄爲次要祖籍縣。¹⁰漳州府所屬各縣向台灣移民，山區居民反而比沿海居民來臺更多，且高度集中於山區的南靖縣、平和縣、詔安、漳浦等縣區¹¹。由於閩西客語與廣東四縣、海陸客語差異過大，無法溝通，於是有另一種漳州話的錯覺。因此，根據羅肇錦的研究，透過語言、宗教信仰去深入剖析，發現所謂的「漳泉鬥」，有部分可能爲「閩客鬥」，亦即早期彰化平原的「漳泉鬥」，極有可能是「閩客鬥」，不過此「客」爲「閩西客」、「漳州客」，而非「廣東客」。換言之，漳州來的客家人與泉州閩南人的械鬥，完全與「閩客鬥」（廣東來的客家人與福建來的漳泉人互鬥）條件相符，皆爲閩客之間的衝突所致。而衝突的臨界點是「語言不通」，次爲生活習性不同，宗教有別，少涉及經濟利益衝突（如爭水爭地），於焉發生衝突，進而械鬥。¹²潘英也發現了祖籍福建省者，並非全爲福佬人。

13

而就漳州客所屬的漳州行政區域劃分而言，一直與龍岩、南靖、平和等客家區重疊，早在唐武則天時便開始化龍岩、漳浦、龍溪爲漳州；明代轄有南靖、龍岩、漳浦、龍溪、長泰等縣；清末增加平和、詔安、海澄三縣。漳州來台的客家人以南靖、平和、詔安三縣最多，依據羅肇錦的研究¹⁴：上述三縣住民大多爲早年自閩西汀州府遷徙而來的客家人，目前大多操雙語，而比較山區的鄉鎮如：平和縣的九峰、大溪、安厚、長樂、秀峰，南靖縣的書洋、梅林，詔安縣的秀篆、官陂、霞葛、太平都是客語區。

⁸羅肇錦，〈台灣客家話失落的現象〉，《台灣源流》，第十四期，史蹟源流社出版，頁 124。

⁹根據羅肇錦對閩西客的研究稱：這些姓氏的閩西客（包含員林江姓），當年所說的閩西客語和四縣客家話差別很大，街呼到了不能通話的地步，由於人少，自己的語言無法保存，……住閩南語區的就講閩南語了。羅肇錦，〈台灣客家話失落的現象〉，《台灣源流》，第十四期，史蹟源流社出版，頁 126。

¹⁰羅肇錦，〈「漳泉鬥」的閩客情結初探〉，《台灣文獻》第四十九卷第四期，1998，頁 178。

¹¹台灣總人口中，漳州府占移民後裔 35.2% 左右，台灣人口目前以二千三百萬計算，約有八百萬人祖籍漳州，祖籍漳州者，其中以南靖爲多，平和次之。歷史上漳州府屬各縣向台灣移民，並非歷來向稱沿海移民台灣比山區多，而是高度集中於山區的南靖縣、平和縣，以及詔安、漳浦等幾個縣區。沿海鄉村的各姓氏家族向台灣移民的大部份，是隨鄭成功等軍隊去臺的，而他們在台灣生根繁衍的不會太多，而山區向台灣移民，絕大多數是入臺墾殖拓荒，且常常舉族遷臺，攜家帶眷，故爾在台灣生存繁衍家族的絕對多於沿海單丁移民。詳見羅肇錦，〈漳汀客家調查記〉《客家文化研究》通訊，1998，頁 112。

¹²羅肇錦，《台灣客家族群史—語言篇》，南投：台灣省文獻會，2000 年，頁 10。

¹³來自福建者，雖然並不是全部來自閩南，但非閩南系者的後裔大多已喪失其母語，而向閩南認同，所以現在一般研究資料都籠統的一概稱之爲「閩南人」，也稱之爲「福佬」或「河洛人」。見潘英，《同宗同鄉關係與台灣人口之祖籍及姓氏分布的研究》，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1987，頁 5。

¹⁴羅肇錦，〈「漳泉鬥」的閩客情結初探〉，《台灣文獻》第四十九卷第四期，1998，頁 174-175。

另根據中國大陸學者李新魁的研究，在其《廣東的方言》一書中，提到目前客家「方言」的流行區域，其中就與本文相關之部分分述如下：

福建：福建的客家話，主要流行於閩西地區，包括長汀、連城、上杭、永定、武平、清流、寧化、明溪、南靖、平和、龍巖、詔安等縣市的全部或部分地區。

廣東的粵東片：主要分部在東江流域一帶，是客家方言在廣東流行的主要區域。它包括梅縣、蕉嶺、平遠、興寧、五華、大埔、豐順、揭西、紫金、惠陽、惠東、寶安等縣市。揭陽、饒平、普寧、惠來、潮陽、陸豐、陸河、海豐、深圳、東莞、增城、博羅、中山等縣市也有一部分地區用客家話。¹⁵

再舉福建師範大學莊初升、巖修鴻於 1992 至 1993 年間的調查為例，現在漳州地區還說客語或閩客雙語的地點包含南靖縣的梅林、書洋。平和縣的長樂、崎嶺、九峰、國強、大溪；雲霄縣下河、和平、常山；詔安縣秀篆、官陂、霞葛、金溪(今名紅星)、太平。¹⁶

綜上所述，目前粵東地區：包括梅縣、蕉嶺、平遠、興寧、五華、大埔、豐順、揭西、紫金、惠陽、惠東、寶安等縣市。揭陽、饒平、普寧、惠來、潮陽、陸豐、陸河、海豐、深圳、東莞、增城、博羅、中山等縣市也有一部分地區用客家話。而現在漳州地區仍說客語或閩客雙語的地點：南靖縣的梅林、書洋。平和縣的長樂、崎嶺、九峰、國強、大溪；雲霄縣下河、和平、常山；詔安縣秀篆、官陂、霞葛、金溪(今名紅星)、太平。至今仍保留客語，可確認為客家區。

承上所述，員林世居諸姓若以祖籍地區分，可歸納為：一、福建省者：(一)漳州府(1)平和縣：江、林、曹、賴、吳、何、高，(2)詔安縣：游、黃、林、吳、翁、邱，(3)南靖縣：劉、蕭、呂、魏，(4)漳浦縣：石、康。(二)泉州府：吳、許、楊、謝。(三)汀州府：江。二、廣東省者：(一)潮州府(1)饒平縣：張、黃、盧、朱、劉、陳、詹。(2)潮陽縣：蔡；(二)惠州府：陸豐縣：梁；(三)嘉應州：蕉嶺：吳。

若以羅肇錦的客屬標準：康熙年間來台的客家人以來自汀州府的閩西客(包括永定、上杭、武平、長汀、寧化)；以及來自漳州府的漳州客(包括南靖、平和、詔安、雲霄、漳浦)，及來自潮州府的饒平客(包括饒平、大埔、豐順、揭揚)為主¹⁷。加以分類之：

閩西客：江(汀州永定)。

漳州客：江、林、曹、賴、吳、何、高(平和)。

游、黃、林、吳、翁、邱(詔安)¹⁸。

¹⁵李新魁，《廣東的方言》，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頁 448-450。

¹⁶莊初升、巖修鴻。〈漳屬四縣閩南話語客家話的雙方言區〉，《福建師範大學學報》，福州：福建師範大學。1994，頁 81-87。

¹⁷本文採用羅肇錦的分類。詳見羅肇錦，〈台灣客家話失落的現象〉，《台灣源流》，第十四期，史蹟源流社出版，頁 124。

¹⁸詔安客語源自福建省漳州府詔安縣二都、官陂鎮等臨近數鄉，講客家話、閩南話，其中講詔安客話較多。由於二都、官陂一帶係山區，山多田少、人多地瘠，人民生活困苦，祖輩為生計，移居台灣始於明末清初，在清康熙、乾隆年間，紛紛渡台墾殖於西螺一帶，西螺、二崙、崙背為多。

劉、蕭、呂、魏、石(南靖)。

石、康(漳浦)。

饒平客：張、黃、盧、朱、劉、陳、詹、邱、許。

其他客屬：惠州陸豐梁、嘉應蕉嶺吳。

第二節 基本親屬稱謂的採錄與比較

員林福佬客的語言，福佬化極為徹底，僅剩語言核心之基本親屬稱謂等客語遺留。本節擬以具代表性的各姓傳統聚落為語言採錄樣區，進行基本親屬稱謂的採錄與比對。

【表 39】員林福佬客的基本親屬稱謂對照表

	溝皂張姓 (廣東饒平)	東山江姓 (福建平和)	挖宅黃姓 (福建詔安)	饒平(客語區)	平和(客語區)	平和(閩語區)	台灣優勢腔 (福佬話)
母親	a22 i44	a22 i44	a22 i44	i55 all	all ne31	liunn33 le53	a22 bu53
伯父	a22 pah12	a22 peh32	a22 peh32	all pak32	all pah12	a22 pen32	a22 peh32
伯母	a22 mi44 tai mi44 大伯母 ni mi44 二伯母	a22 m53	a22 m53	pak32 mi55	all m31	a22 m53	a22 m53
叔父	a22 suh12	a22 tsik32	all shuh44	all shiuk32	all shuh12	a22 tsek32	a22 tsik32
嬸嬸	a22 sim44	a22 tsim44	a22 tsim44	all sim55	all sim55	a22 tsim44	a22 tsim44
舅舅	all k' iull	a22 ku33	a22 ku33	all k' iull	all k' iull	a22 ku33	a22 ku33
舅媽	k' iull mi55	a22 kim33	a22 kim33	k' iull mi55	k' iull mi55	a22 kim33	a22 kim33
姑姑	a22 ku44	a22 koo44	a22 ku44	all kull	all kull	a22 koo44	a22 koo44
哥哥	a22 ko44	a22 hiann44	a22 hiann44	all koll	all koll	a22 hiann44	a22 hiann44

註：黃厝黃姓有三房，其中二房為「客底」，堂號「詔邑堂」，位於大魚池。本文語言採錄對象即大魚池二房。

	大埔游姓 (福建詔安)	大饒張姓 (廣東饒平)	三橋賴姓 (福建平和)	饒平(客語區)	平和(客語區)	平和(閩語區)	台灣優勢腔 (福佬話)
母親	a22 i44	a22 i44	a22 i44	i55 all	all ne31	liunn33 le53	a22 bu53
伯父	a22 peh32	a22 pah12	a22 peh32	all pak32	all pah12	a22 pen32	a22 peh32
伯母	a22 m53	a22 mi44 tai mi44 大伯母 ni mi44 二伯母	a22 m53	pak32 mi55	all m31	a22 m53	a22 m53
叔父	all shuh44 或 all shuh12a22	a22 suh12	a22 tsik32	all shiuk32	all shuh12	a22 tsek32	a22 tsik32
嬸嬸	a22 tsim44	a22 sim44	a22 tsim44	all sim55	all sim55	a22 tsim44	a22 tsim44
舅舅	a22 ku33	all k' iull	a22 ku33	all k' iull	all k' iull	a22 ku33	a22 ku33
舅媽	a22 kim33	k' iull mi55	a22 kim33	k' iull mi55	k' iull mi55	a22 kim33	a22 kim33
姑姑	a22 koo44	a22 ku44	a22 koo44	all kull	all kull	a22 koo44	a22 koo44
哥哥	a22 hiann44	a22 ko44	a22 hiann44	all koll	all koll	a22 hiann44	a22 hiann44

	柴頭井詹姓(廣東饒平)	大崙坑吳姓(廣東蕉嶺)	惠來鄭姓(廣東惠來)	萬年張姓(廣東饒平)	湖水坑張姓(廣東饒平)	番仔崙張姓(廣東饒平)
母親	a22 i44	a22 i44	a22 i44	a22 i44	a22 i44	a22 i44
伯父	a22 peh32	a22 peh32	a22 peh32	a22 pah12	a22 pah12 a22 peh32	a22 peh32
伯母	a22 m53	a22 m53	a22 m53	a22 mi44	a22 mi44 a22 m53	a22 m53
叔父	a22 tsik32	a22 tsik32	a22 tsik32	a22 suh12	a22 suh12a22 a22 tsik32	a22 suh12 a22 a22 tsik32
嬭嬭	a22 tsim44	a22 tsim44	a22 tsim44	a22 sim44	a22 tsim44	a22 tsim44
舅舅	a22 ku33	a22 ku33	a22 ku33	all k' iull	all k' iull a22 ku33	a22 ku33
舅媽	a22 kim33	a22 kim33	a22 kim33	k' iull mi55	k' iull mi55	k' iull mi55
姑姑	a22 koo44	a22 koo44	a22 koo44	a22 ku44	a22 koo44	a22 koo44
哥哥	a22 hiann44	a22 hiann44	a22 hiann44	a22 ko44	a22 ko44 a22 hiann44	a22 hiann44

員林福佬客普遍稱母親為 a22 i44，經查證台灣部份客家人也有如此稱謂，例如長治(a11 ia24)、萬巒(a ie)、東勢(a ia)、苗栗(a24 ia31)¹⁹。而員林張姓的親屬稱謂顯然與饒平客語有極深的淵源，為員林福佬客中語言保存最佳者，其中以大饒里、溝皂里、中央里、大明里張姓大房、二房集中區為最；而萬年里、林厝里、湖水里、崙雅里等次之。除了饒平張姓，詔安游姓、黃姓基本親屬稱為中的「叔父」一詞稱 all shuh12 或 a22 suh12a22，亦為客屬用語。員林其餘世居姓氏的語言福佬化極深，只留下「母親」a22 i44 稱謂。漳州客語保存情況不佳之因，可能在原鄉即已受到閩南語深刻影響(鄧曉華，1998；曾少聰，1994)，再加上漳州客屬隱身於漳州福佬之間，受到閩南語四面包圍，於焉衰微甚速²⁰。另根據語言學

19 羅肇錦，《台灣的客家話》，台北：臺原出版社，1990，頁 136-139。另見張光宇的田野調查紀錄：「我到卓蘭，鄉親告訴我說媽媽叫『姨啊』(音衣阿)，同樣的說法也見於通霄附近。」詳見張光宇，〈客家話是大家共同的財富〉，收錄於《客家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02，頁 594。

²⁰ 見吳中杰〈臺灣漳州客家分佈與文化特色(上)〉，《臺灣源流》，2001，頁 120。

家吳中杰氏的研究²¹，他認為員林地區特殊的稱謂，的確與潮州客語(如饒平)、漳州客語(如平和相當接近，也認為員林的福佬客語言混雜了潮州客語(如饒平)、漳州平和客語以及漳州詔安客語。

²¹ 吳中杰《台灣福佬客分部及其語言研究》，國立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論，1999，頁 36。

第三節 語言復振的可能性

語言反映了一個族群的性格(character)與文化特色(distinctiveness)，為民族自我認同最重要的基礎。語言即是身分認同²²，沒有語言的民族，便是沒有心靈的民族。

一、員林福佬客的社會語言學意義

以「延續指標」(index of continuity)或是「能力指標」(index of continuity)²³來評估語言的活力，很顯然的，員林福佬客的語言呈現出不單只是「語言流失」(language loss)的現象，而是趨近於「語言死亡」(language death)²⁴的悲觀情境。回歸歷史的脈絡，彰化平原長久的閩客互動中，客語的地位起初呈現衰落(decline)現象，最後招致「廢棄」(obsolescence)。

員林的福佬客的民族身分因為清初渡臺禁令，而受到污名化而導致隱藏其民族身分與語言²⁵，進入語言階層化的階段，表現出族群弱勢地位與歧視的情形。語言歧視主義可以定義作："被用來合理化、實行及複製以語言(母語)為劃分基礎的族群間的權力及資源(包括物質及非物質的資源)的無公平分配的意識形態及社會結構"²⁶

員林福佬客語言模型

第一階段語言失衡期：客裔族群承受極大的社會經濟壓力，必須學習支配語言(福佬話)。

第二階段雙語並行期：客語成為「對內」(inward-looking)的語言，日漸式微，成為「家內方言」(family dialect)，在公共場合漸少使用。福佬話已入侵家內日常用語詞彙。²⁷

第三階段語言轉換完成：家內逐漸「廢棄」(obsolescence)客語，無論家內、外皆能流利行使福佬話。

二、「母語」復振運動(resurgence)的幾項思考

²²大衛·克里斯托著，周蔚譯，《語言的死亡》，台北：貓頭應出版社，2001，頁98。

²³大衛·克里斯托著，周蔚譯，前引書，頁67。

²⁴「面對語言或是文化點滴流失，人心裡悼亡商事的心理過程，跟眼睜睜看著一人邁向死亡差不多。」大衛·克里斯托著，周蔚譯，前引書，頁292。

²⁵廣寧宮主委張耀北稱：「街內的鶴佬人他們的鶴佬話卡高尙，咱客人種田的客話卡低俗，所以漸漸向鶴佬人學鶴佬話。」上述因污名而自我矮化的說法，火燒庄文史研究者張嘉政先生亦贊同。

²⁶ Skutnabb-Kangas, Tove. 1988. Multilingualism and the education of minority children. In T. Skutnabb-Kangas and J. Cummins (eds.) *Minority education: from shame to struggle*. *Multilingual Matters*. P.13.

²⁷莊英章先生曾至福建漳州的南靖、平和等地區進行田野調查，發現山區大部分是客家人，但是在公共場合講閩南話，回到家中才講客家話莊英章，〈客家研究的人類學回顧〉，《客家文化研究》創刊號，1998，頁26。

員林福佬客中，客家認同意識最強者，當屬饒平張姓，普遍具有客家身分「知覺」²⁸。其中主張恢復母語最力者為溝皂張吉永先生。張先生今年六十四歲，他表示員林全部皆為「客底的」，尤其張姓為道地的饒平客家人。他主張應該恢復母語，具體的方法為：在學校教育中鄉土語言的部份，員林張姓集中區的國民學校應該增加饒平客語，延聘東勢、苗栗²⁹等地區的饒平客語師資施教之。長遠的目標為：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應該承認員林福佬客的地位。³⁰

主張恢復母語者通常強調：母語教育權是基本人權，符合公平、正義原則，並聲稱母語教育權是根據語言是一種權利（language-as-right）的觀點。就語言是一種權利來講，保留及使用族語是族群通基本的公民權利。其立論基礎亦為母語教育是各族群語言生存的重要支援系統，必須透過母語教育才能重建母語。母語教育之所以能支持母語生存主要因素，在於使學生對自身的族群語言文化產生光榮感，去除主流社會強加的污名感，提升族群語言的位階。

假設張姓福佬客的語言復振運動是可行的，除了語言的教育之外，必須面對更重要的讀寫系統。社會語言學家指出母語讀寫對母語保存有重要的貢獻與關鍵的地位，語言的保存除了需要日常使用以外，必須有讀寫文字系統，才得以保存。母語讀寫需要融入該族群的社會文化與日常生活當中，使族群成員對母語讀寫產生情感性的依附（sentimental attachment）及工具性依附（instrumental attachment）³¹。前者是指語言的象徵意義，比如講當作族群認同的記號；後者是指語言的實質利益。母語讀寫在語言復興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例如猶太人的希伯來語就是一例：希伯來語在兩千年前，即非口語溝通的工具，然而到二十世紀初，卻起死回生，重建為生命力的語言

母語書寫將提升母語的象徵地位，促進弱勢族群的母語活力，有利於母語的保存。弱勢語言景觀的建立，將大舉提升弱勢語族的族群活力、擴展族語使用及促進族語傳承。張學謙教授曾就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出發，主張建立本土語言的語言景觀（譬如講：街道名、地名、公共告示、工商廣告等）以提升語言的能見度，促進語言保存。進而主張將「語言景觀」此一觀念擴展到學校。使母語顯現於教室的布置、學校的公告、建築的名稱、宣導海報等等。在學校建立母語的語言景觀，將提升學生的族群意識、增加對多元文化的尊重亦有助於母語的延續³²。

母語教育除了需要學校的正式教育以外，更需要家庭、社區及鄰里的母語教育的配合，透過家庭－鄰里－社區同心圓關係的強化與實踐，方為語言保存的長久之計。以紐西蘭毛利人的母語復振運動為例³³，毛利人的母語曾經一度瀕臨滅

²⁸ 根據筆者實際田野調查，走訪饒平張姓各村庄，幾乎均知曉自己為「客底的」，尤其以火燒庄、溝皂等張姓單姓村為甚。溝皂張吉永先生更直接表示自己為「客家人」。

²⁹ 根據羅肇錦的研究：東勢、石岡、新社、卓蘭一帶還說饒平話。其中東勢、石岡部分饒平客早期遷徙自員林。詳見羅肇錦，《台灣的客家話》，台北：臺原出版社，1990，頁76。

³⁰ 2004/03/05 於溝皂正泰中藥房（張吉永先生住所）之訪談紀錄。

³¹ 張學謙，《母語讀寫與母語重建》，發表於台灣母語文化之重生與再建學術研討會。財團法人台南市文化基金會、台南市立文化中心。1999。

³² 張學謙，〈語言景觀與語言保存計劃〉，台東師院學報第十期，1999，頁155-172。

³³ 張學謙，〈紐西蘭原住民的語言規劃〉，收錄於施正鋒（編）《語言政治與政策》，前衛出版

絕，面對母語死亡的威脅，毛利人積極推動母語復興運動來保存族群的語言及文化，具體保存母語的方法中成效最顯著、貢獻最多者首推「母語幼稚園」的設立。實際情況為：在幼稚園中，負責照顧兒童的褸母或師資均為精通母語及文化的婦人，以母語為兒童講故事、對話。其中大部份的學童在入學前皆悟母語行使能力，然而歷經母語幼稚園三、四年的教育之後，已具有母語溝通的能力。母語幼稚園類似台灣都市原住民母語教育之中「語言巢」的概念，提供兒童一個學習族群語言文化，同時既可強化社區的功能的良好學習環境。母語幼稚園的成功主要在於毛利人對於「毛利人應該講毛利話」的堅持，並且結合社區的資源與力量來推行母語。毛利人通過基礎教育與社區組織推行母語，使母語再度回歸部落、社區、與家庭，使得兒童的語言社會化過程自然而然地與母語產生關連。毛利人的語言運動以社區來建立語言、以語言來建立社區一體兩面的做法，可作為員林福佬客將來復振母語的借鏡與方向。

關於恢復母語(客語)的具體策略³⁴，再舉國外語言學者的研究作參酌：

- (一)族群裡的成員，必須和外來的田野工作者見面，相互認識，組成工作隊伍。
- (二)針對語言的情況作調查，判別哪些是短期急需解決的要項，長程的目標又該放在哪裡。
- (三)擬定策略，推廣在家庭和其他家族場合使用語言的風氣。
- (四)擬定策略，推廣公共領域使用語言的風氣。
- (五)擬定策略，推廣學校使用語言的風氣，位語言爭取教學媒介的地位。
- (六)擬定原則，為語言爭取區域性的官方語言地位。

由於目前員林福佬客內部對母語的復振運動並未達成共識，甚至有為數頗眾的報導人漠視甚至不認同上述提議與做法，只有饒平張姓表現出較積極，抱持審慎樂觀的態度。

三、評估與實例

目前福佬客語言復振運動中，當屬詔安客屬最積極，成效亦最顯著。以下列舉數端雲林崙背國中³⁵鄉土語言詔安話教材，以作為員林福佬客擬定教材之參考：

第一課 俺來學詔安客語 廖登雄

上課鐘鳴，先生進來了
先生好，同學大家好
先生要教學，請同學坐好
現時先生要用詔安客介紹俺的學校
俺的學校叫著雲林縣立崙背國民中學

社，1996，頁 267-292。

³⁴大衛·克里斯托著，周蔚譯，前引書，頁 280-282。

³⁵除崙背國中之外，雲林縣二崙鄉來惠國民小學、雲林縣崙背鄉東興國小等學校陸續編印教材開列課程。

學校分教務、訓導、總務、輔導四個處室

俺的學校長叫著 _____

俺的教務主任 _____

俺的訓導主任 _____

俺的總務主任 _____

俺的輔導主任 _____

俺的級任先生 _____

俺的學校有 _____ 個先生、 _____ 個學生

一年級有 _____ 班、二年級有 _____ 班、三年級有 _____ 班

俺係一年 _____ 班 俺這一班攏總有 _____ 個同學

希望大家和氣作伙、認真讀書。

【註 解】

1.先生：老師 2.俺：我們 3.攏總：全部

1

【能力指標】：

- 一、認識稱呼及讀法。
- 二、認識數字及讀法。
- 三、認識詔安客語語詞、語句及讀法。

【作 者】

廖登雄先生 民國 20 年 9 月 16 日生於雲林縣崙背鄉西村，崙背國小、虎尾高級農校畢業後，服務於民眾服務社，退休後連任三屆崙背鄉老人會會長，一屆雲林縣老人會會長，目前是廖元子公管理委員會常務理事。

【源流漫談】

詔安客語源自福建省漳州府詔安縣二都、官陂鎮等臨近數鄉，講客家話、閩南話，其中講詔安客話較多。由于二都、官陂一帶係山區，山多田少、人多地瘠，人民生活困苦，祖輩為生計，移居台灣始於明末清初，在清康熙、乾隆年間，紛紛渡台墾殖於西螺一帶，西螺、二崙、崙背為多，移居年代久遠，約二、三百年。由於社會變遷，家庭結構轉變，日久與福佬人（講閩南語人）鄰居在一起，大都以閩南話溝通，反而講詔安客語機會漸少，日久詔安客家人講客語無形中混入閩南語，又無正確母音，因此「福佬人」都講詔安客為「拗客仔」。

2

目前會說詔安客語只有老一輩會講，年輕一代幾乎不會講。

老祖宗傳承下來的母語--詔安客語，延續流通給下一代子弟，祈晚輩懂得自己文化語言。在九年一貫課程的架構下，應大力提倡推動，並配合社區、家庭共同來

推展。期待在我們努力之下，不久的將來會看到成效。

(其餘教材請見附錄三)